



東坡應詔集卷第三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弃之人則其爲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誤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



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

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

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
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弃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關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執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則宜

有以少假之也入貴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敷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

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

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

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

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托吮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

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

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托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

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
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
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
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
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
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
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
賙有喜相慶喪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

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
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
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
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
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
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
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奔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
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
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
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

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
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
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
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
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
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
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
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
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
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
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
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
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
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
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焉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

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

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奔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

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有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采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粟其墳莫廬

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
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
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
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
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
罰薄稅歛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
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
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
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一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
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

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
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
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
士大夫出身而仕者徂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
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
至慕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
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
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
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

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宿所之費不甚
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
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
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
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原賦則
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行者其輕重
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
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

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
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
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
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
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
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
姦當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
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
有田者方感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

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入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

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

其數十年之間皆是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
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
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入亡而賦存者可
以有均矣譬雷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焉
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
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
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
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
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
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第三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
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
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
之隙教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
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
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
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

第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戶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自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

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與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扭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

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

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出而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

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執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

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

者有巧焉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甚者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

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天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重寬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

者有巧焉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甚者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

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天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重寬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教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

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疆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

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

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

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總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

茶有等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隄勇武然以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心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雷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

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朝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

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養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季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

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戍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戍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干事已而兵休則浚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

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
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
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
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
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
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
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
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
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

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
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太宗躬擐
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
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夫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
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
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
歲而一遷往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爲軍而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
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
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
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
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華金帛若有所
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
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
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
有均賦與近歲具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養其權則禁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
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田疇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
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
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必回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
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入何處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
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百邑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
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
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
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
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
天子出戍也是故羨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
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
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
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
有均賊與近歲具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養其意則亦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
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田疇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
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
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必回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
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入何處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
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巨邑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
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

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日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鯁蚌之所蟠狎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

洋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嘗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

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弃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

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嘗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
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
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
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
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
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師之才否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
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
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
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是

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
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